



怒放的苦楝花似团团紫云。

## 楝花谢尽，花信风止

“春之德风，风不信，其华不盛，华不盛，则果实不生。”战国《吕氏春秋》里说，春天的恩德在于风，风不如期而至，则花不能盛开，又谓之花信风。花信风始于小寒，一番风来，一种花开，到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，二十四番花信风至此终章。

而楝花——芸香目楝科乔木楝树结出的花，正是这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尾。

楝树别名颇多，如金铃子、川楝子、森树、紫花树等，其中传播最广的当属苦楝。这倒也好解释，只因它的根、茎、叶、果实统统都是苦的，就连花香里也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苦味，故而得名。

苦楝谐音“苦恋”，听起来着实有些淡淡的哀愁之意，这也让它在很多时候并不讨喜。

不讨喜也罢，楝树便自顾自地生长，无论酸性土、中性土或石灰岩地区，只需一粒种子入土，不必浇水，也无须施肥，几年之后准能长成一棵七、八米高的大树。正是由于生命力极旺盛，以至于它几乎遍布我国黄河以南各省区，成为旷野、路旁或疏林中稀松平常的一景。

楝树长得快，开花时“反射弧”却格外长，等到莺歌燕舞歇罢，它才不疾不徐地探出头，迈着小碎步款款出场。通常，华北地区的楝树要4月下旬甚至5月才开花，而在华南、东南地区，也要等到3月才能看见楝树开花。

紫白色的楝花开得灵巧而细碎，从翠绿丛中探出头来，如江南的烟雨般轻柔。远远望去，百朵千朵簇簇串串，却又显出几分磅礴气势。也难怪作家席慕蓉忍不住感慨：“你几乎不能相信，一棵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同时又这样温柔。”

只是夹在春夏之交的罅隙中，落英缤纷的聚散里，楝花开得越是好看，人们便越是不舍这明媚春光。“楝花飘砌。蔌蔌清香细。梅雨过，萍风起……人散后，一钩淡月天如水。”北宋谢逸这阙《千秋岁》，便道尽了人们对春天的无限依恋与感伤。



苦楝花开满枝头

## 信楝花风

## 一年春事空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图/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

雨水浸润，绿肥红瘦，眼瞧着一轮又一轮花事唱罢退场，细碎素雅的楝花这才肯怯怯地露出头，似一团朦胧的紫色云雾浮于枝叶间，苦守最后一分春色。

楝花开时不是一朵两朵地开，而是成千上万地开。城市郊野，堂前屋后，阡陌上，田埂里，一树树紫色小花似海棠似丁香，一簇数朵，蔚为可观。

只是待到风暖昼长时，片片楝花簌簌飘落，这春天便算是彻底过去了。

## 蛟龙畏楝，神鸟喜食

在海南，楝树是少有的会随季节明显变化的树种之一。花期过后，楝树上会结出一串串椭圆形如小枣的果子，似小铃铛般挂满枝头，初时青绿，秋冬季节成熟后变成金黄色，经冬不落，垂挂枝头颇为醒目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女孩子们会用一根线串起楝果戴在手上当手链，男生则捡起一兜用来做弹弓的子弹。也有懵懵懂懂的孩子捡起一颗就往嘴里塞，这时眼疾手快的大人们准会赶紧夺下——楝树全株有毒，楝果更是既苦又涩，根本吞咽不得。

楝树有毒，这不禁让为“端午祭祀屈原时，投入江中的粽子常被蛟龙鱼虾偷吃”一事而头疼的

古人，顿时心生一计。南朝梁代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蛟龙畏楝，故端午以楝叶包粽，投江中祭屈原。”

有趣的是，蛟龙畏楝，神鸟却“非楝不食”。《庄子·秋水》中提到“鹓鶵”这一与凤凰同类的鸟，称其“非梧桐不栖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。虽然古时亦有人将“练实”解释为竹子开花后结的果实，但自北宋开始直至明清，本草学家、博物学家广为认可的说法是“练实”即楝树的果实。

没人知道神鸟是否真的存在，鸟类食楝倒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

譬如灰椋鸟、灰喜鹊或白头鹎，这些海南的常见鸟类均喜欢以楝果为食，它们取食果肉后将果核吐出，或囫囵吞枣地将整颗楝实吞下，经过消化后再将果核排泄出来。等到来年，鸟儿飞过的地方便会萌生出一株株楝树的幼苗，双方由此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默契。

## 浑身是宝，应用广泛

楝树有毒、味苦，名字寓意也不好，却并不妨碍它成为常见的乡土树种之一。英语系国家更直接用China tree或china berry来称呼楝树，其在中国的“土著”地位可见一斑。

无他，只因楝树的用处实在不少——木材可作建材和器物，鲜叶可作天然农药杀害虫，根皮可驱蛔虫治疗癣，楝实做成油膏可治头癣，果核仁油可制油漆、润滑油和肥皂。

“以楝为灰，渥淳其帛。”春秋战国时期《周礼·考工记》记载，早在当时，人们便会将楝树的枝叶烧成灰，与生丝一起放在水中浸泡，使其洁白柔软。

或许正是看中楝树与织造的关联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后特意将一棵楝树植于府内，并在旁边建了一个亭子，名曰“楝亭”。以楝亭为“据点”，一时间江南一带文人接踵而来，纷纷在此雅集。

到这里又不得不提一句，正是因为苦，楝树的茎和叶不生虫害，树干树枝总是清清爽爽，让楝树底下确实成了个歇脚纳凉的好去处，这也使得它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庭荫树、绿化树，譬如在海口金牛岭公园等地便能见到不少楝树的身影。

楝树算得上是树中“多面手”，但也并非没有“缺点”。

相传，明太祖朱元璋未发迹前曾坐在一棵楝树下打盹，不料熟透的楝实纷纷掉落在头顶，惹得他大骂“你这要死不活的烂心东西”。后来，这棵稀里糊涂得罪了人的楝树主干果然早已中空，应了当年的“烂心咒”。

“诅咒”一事自然不可当真，这是因为楝树树干看似粗糙，质地其实较为轻软，本身就易腐烂中空，这也使得楝树中的“高龄者”并不多见。而当楝树成为曹家的象征，似乎也早已昭示了曹家最终在楝树楝亭下败落离散的命运。周



枝繁叶茂的苦楝树常作绿化树。